

說
鄒

正
卅
二

1 曾 12
6
33



4 12
6
33



說郭目錄

弓第三十一

嫗嬛記 伊世珍

宣室志 張續

傳載 劉餗

傳載畧 僧贊寧

瀟湘錄 李隱

野雪鍛排雜說 許景迂

耳目記 張鷟

說郭目錄

弓第三十一



樹萱錄 劉燾

善謔集 天和子

紹陶錄 王質

視聽抄 吳華

卻掃編 徐度

開顏集 周文玘

鷄跖集 王子韶

葆化錄 陳京

聞見錄 羅點

洽聞記 鄭常

聞談錄 蘇耆

解醒語 李材

延漏錄 章望之

三餘帖

北山錄

玉匣記 皇甫牧

潛居錄

嫋嬛記

元 伊世珍

西王母有三鳥一日青鍾二日鶴三日燕子常令三鳥送書於漢武帝也

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為日帖于壁上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煖于三夏坐客解衣註日子主仙人也

謝長裾時進瓊卿以膏露一合一名天酒飲至百餘合顏色美好文辭長進涉獵羣書罔弗記憶加人參



如女言
肩服之延年

天下無處非鬼克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玄俗至此城得其爲墻故歸以白石繞屋耳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圍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極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爲楨陰陽爲枝葉天地爲華萬物爲實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輿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玄鳥爲意而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卽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嬀嬀言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
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
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曉霞粧

○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
宜滋補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
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光輝燭
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
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
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

夫人屬續矣

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
履一隻真珠口以薄檀爲莖長僅三寸玉飾飛奉爲
異寶不輕示人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缺青類人首
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藏車類男陰文嚙類女陰文
醫卽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蕊鍾類鹿
鳩賊類象水藻類鳧更奇

殷願夜夢牛虻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

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得珠履乎果然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徃徃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是奉之益篤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

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謂是真西蕃物也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

會謂之鷓鷃會小會謂之白鷓會

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白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觀之物也

靈芝一名壽潛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艸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一人爲蜂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爲絲蠟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卽愈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寄侍琴仙女于繡雲山中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為不宜無何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爲丸。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雪道

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姚範範異之亦不知爲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銹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果憇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風雨飛去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亥旣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
陳兆大龜延螭翥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珊瑚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
河圖及大龜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

姚子貫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尚方銅焉
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氣樂且康芳名寶
鏡俱未央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醒湯
進之隨飲而醒

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
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施廕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
誦殷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昔人有不
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
好顏色始景南並肩一星名瑄朗男子于冬至夜候
而祭之得好智慧

水仙女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
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
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蠟就硯
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亦遂合畧無縫隙
痕

○
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
兩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爲父母祝釐踰年兩大士俱
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祐汝倏不見因

如女詩
名其所居曰二觀齋文思大進

宣室志

唐 張續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
詞句新麗名聞天下以宗室子故不得舉進士卒于
太常官年二十四歲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
卒夫人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
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過從小奉指命能
通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
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

養得非恨哉然我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也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近者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謀業于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其輩纂樂章某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旣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

國初有神像用金裝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扁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同稚時俱並侍上

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乎亦有說邪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震搖亦久不然徒一撼而止上卽厲聲叱之其像若有懼震搖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爾說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再拜賀上卽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焉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有九年乃盡契其占也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鳥自柩中而出曰魁太

和中有鄭生者常客于隰川忽一日與群官畋于野有鷹逐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亡所見生驚甚卽訪里中民以事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魁當去其家祠而視之有巨鳥毛蒼自樞中而出君之獲果是乎生異而歸

李林甫宅卽李衛公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李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

居焉人有告于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此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相玄宗時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矣及將盡年有人獻良馬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敢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迨籍沒果十九年矣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爲記表于山中上元初有洛州告成縣民因採藥于山得其記以獻縣令樊文狀言

于州州以上聞高宗詔藏于內府其銘記文甚多異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又止戈龍又曰李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也又李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事也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真容爲睿宗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萬歲玄宗也千萬歲者蓋言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之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于國史內也

衛先生大經解良人者好學不喜見俗人嘗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絕葬于解良人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漑塩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良之人皆病之旣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于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詠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卽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焉

宣室志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且千數群以狀聞玄宗
詔御史馬君載往巡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水潰
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于高原之上既發墓得一石
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
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馬侍御移
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元和九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天子
命詔隣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尅十三年詔
丞相晉國裴公度將而繫焉公既至因命封人深城
壕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
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雞未肥酒
未熟陣車兒郎且須縮公得之以示從事者且將辯
其義焉咸不得究公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
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靈
與丞相德合今日逆孺子且死矣敢賀丞相功公驚
訊之卒曰前日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
竹竹色深淥淥言吾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千萬者
共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文

以肥去肉爲巴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陣車兒卽謂兵革之事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公喜顧左右曰：卒辨者是也。歎而且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得元濟盡誅反者。裴公因校其日果以酉焉。于是公益竒卒之辯命爲裨將也。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好機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間從何關來，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

耻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任芳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期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爲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

笑而與官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之以
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
焚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
見野豬與虎鬪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卽弭
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才非刑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
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
筆

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
卽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齧其胸背流血姊救之
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擦其膝遂怒大
罵將毆之馬走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
流血

傳載

唐 劉餗

齊吳筠爲文多慷慨軍旅之意梁武帝被圍臺城朝廷問外禦之計筠忙懼不知所答但云愚意願速降爲上

洛陽城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磚甃棺中有平幘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終于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

傳載

佯爲不寤便拭而啗之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多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二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患乎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克于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太陳設必列其鎗于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將賜鄴公櫻桃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武帝遺巴陵王物稱餉遂從之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車馬以從上曰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五善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名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而競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此人豈不健敬宗曰健卽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

傳載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海南祇園氏維摩詰鬚寺
人保惜初不虧損

中宗朝樂安公主午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
取之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官述歿後所著書有未畢
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
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

親者乃爲甲門

楊氏自楊震號爲關西孔子葬於潼亭至今七百年
子孫猶在闕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荅曰出家是大
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搜
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爲都盧緣撞歌諷其至危之勢
載覽而泣下

傳載略

宋 吳僧贊寧

越中禹志者卽高松數十株參天遠望無不見故鄉人謂之禹志也禹巡狩至會稽殂落葬於此陵今與山爲一體皆變爲石矣故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注云不改松栢百物之列也祠後窆石存焉卽古之縣封碑之濫觴也今疑爲禹志卽禹帝陵耳且三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爲山漢爲陵後兼二爲名若然者古之志卽今之陵也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土人語者詭異呼兩浙爲東麕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麕自東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雖不可屬東麕從鈞遇害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字義始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巳之巳紀獸鹿文字方定彭城劉漢宏廣明癸卯中潛信兵屠錢唐差溫牧朱褒排海艦于赭山海口武肅王率阮結成及錢鐸聞衮杜建微卽番將議夜往襲西陵武肅請啓行劉孟安俱切不及已抽駐半軍武肅率諸將出南雍門無

何月色皎然且言掩其不備設或彼軍伏待則我無噍類矣遂掬江沙誓之曰我苟破賊徒天合助順言說吞之未幾東南雲如箕遂巡彌布漸至掩月江天暝黑急棹而渡登岸徑掩賊軍夏公順陳正公孫環徐度諸將悉降大軍長駟至小西江與雄軍夾水而陣頻曰戰勝前進圍城駱朱闕黃朱牧皆先降乙巳年敕小將軍其居璠何諭罷兵光啓丙午歲再征而取越越中平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肅遂權知杭州洎事明年敕賜至授本州刺史管内討招安撫等

使始有吾國矣

董表儀家在江河塘東嘗欲徹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此方不可具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後亦無禍

唐光啓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米絕多可一斗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開倉倉中悉化爲小螺子人皆驚怪有收盛分去者至今有收得此螺子余亦曾見

武肅王欲于錢塘江扞隄苦于怒濤所擊遂構思爲下沉之計而江濤明日愈攻西陵王憤發于壘雪樓架三千弓弩射之潮頭爲之歛去便命下石籠樹巨木其塘遂成

江西鍾氏旣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一云本玄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鍾常寶之又獻玉盂嘗覆五雀雛于盂下熾炭久燒火退揭看雀雛飛矣武肅王回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彥方擊楫而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止岸大爲

驚賞

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爲代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灋嗣之灋性粗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都額爲三丁軍因人言三丁軍思鄉圖及灋名聚一時斬戮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吉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鉄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灋吾是黃巢天武誅戮天下爲不久湖州籍汝之手速殺之武肅王創業艱難人所知矣恒以爲枕而寢甫睡濃

枕偏則寤嘗時詣諸院孫以利者老姥監直聽更一宵銀枝燈有大蜥蜴沿油缸而吸視之將竭倏然不見亦爲不意明日王曰昨夜夢麻膏克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亦微哂而已

武肅王天祐丙寅思欲拆捍海塘先是江心有石卽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出崔嵬然時商旅船到此輒爲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此爲羅刹石我國八月旣望必迎潮設祭必動樂鼓舞于上尋命更呼鎮江石開平已來沙漲遂作木蘭圍頂今祭江亭是也

瀟湘錄

唐 李隱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
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
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
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
朱書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
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
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

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官人與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
錢卽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
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未日
又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
便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宰輔也外
具九竅卽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
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
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

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
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
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
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
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
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目迷名藥不効猶不自
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
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限已滿
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

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卒然而歿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歿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歿時固不覺其歿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割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

一文簿奏言是新奉位亂國革命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湏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

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上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忽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于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

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

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闈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闈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

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秦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

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
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
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歎小事爾可痛
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
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歿也
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
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巳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氏女也
性濠佚修巳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
巳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巳妻薛仍似有姦私之
心薛氏因恠而問之曰爾欲私我邪若然則勿嚙我
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
爾後每修巳出必姦濠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
巳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巳怒出其妻薛
氏後歸薛贇半年其犬忽突入贇家口銜薛氏髻而
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氏直
入恒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
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

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歿薛氏乃
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求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贊
家以告贊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
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
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誠其子曰爾是一白
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
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
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
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贊能容我卽

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
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
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求不見也
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劔拜母而
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旣
入拜母後令羣盜殺其薛贊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
携母而去



野雪鍛排雜說

宋 許景迂

今聖節斷屠宰三日人多以爲祝聖好生之意爾嘗
觀隋文帝仁壽三年五月癸酉詔曰六月十三日是
朕生日其日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追
念劬勞其意甚美有古帝王之風隋暴虐如秦儒者
之所耻道而其制度遺法唐民多遵行之蓋其間亦
有人心天理不可滅者存乃知聖節之建非肇始于
唐明皇但隋文帝未有節名可繼是以揮麈前錄爲

考究未盡也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邂逅驛女秦弱蘭犯謹獨之戒作春光好詞前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疑以傳疑本不足論也僕比見括蒼所刻沈獻達遼雲巢編中所紀獨以爲陶使吳越惑娼妓杜任娘遂作此詞又以求遺猫爲尋逸犬且娼旣得陶詞後還落髮削仁王院與說家之說大異審如其實則此娼亦不凡矣獻達杭州所聞當不謬旣不知在何地今城中吳山自有仁王院建于近年非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爲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耳目記

唐 張鷟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
水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
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閤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
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
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
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

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知
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
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爲定州刺
史歲餘默覷賊至圍其郭彥高卻鎖宅門不敢詣廳
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窻內接入賊旣乘城四入彥
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
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
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
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
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
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
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
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
忌對曰父母亾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
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

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聲

呼角

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爲鳳曬翅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竝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罪贓賄流歿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枷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

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拘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濶丈餘裹餽麤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犬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磴轆蒜壺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

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卻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

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炆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偏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

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卻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

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
敝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竝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刹魅也唐柴附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躡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

無板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劔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陳作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

之禎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則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亾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鬼東峯收竄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檄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

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歿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嶽藏卜年命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囚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没入掖庭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

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兔子爲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爲符瑞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柳州古桂

永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

曰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樹萱錄

唐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張確嘗遊雪上于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

紅樹醉秋色碧溪鳴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頃刻不見

金陵進士黃夢遇臺城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
殘金縷衣勻鈿收逆筋歛黛別重闌網斷蛛休織梁
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妓自云今爲吳
神樂部

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于清水芳荷中見
二叟立語一曰碧繼翁一曰篁棲叟相與吟詩賈遽
揖之化爲白鷺飛去

員半千庄在焦戴川北枕白鹿原蓮塘竹徑醱醪架
海棠洞會景堂花塢藥畦碾磨麻稻里諺曰上有天
堂下有員庄

王縉嘗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來相訪自稱木巢南
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旣醉俱化爲猿升
水而去

壺隱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杓聖與我萬戶封
合肥口有一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白船嘗有漁
人夜宿以船擊之聞箏笛絃歌之音漁人夢人駢遣

云勿近宮妓此人驚卽移去相傳曹公載妓船云覆於此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王吉夜夢一蟘蜚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蟘蜚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蟘蜚



善謔集

宋 天和子

三國時先主在蜀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一日簡雍侍先主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旨大笑乃緩酒禁

東晉時火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久之隱者謝敷卒時人譏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

梁元帝一目眇爲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望其侍臣
曰今日所謂帝子降于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
目眇眇兮愁予耶

晉庾純之父嘗爲五伯賈充之先嘗爲馭僮充置酒
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忽後純曰會有
少市井事未了是以後爾

晉劉伶好酒人或喻以釀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
答曰君不見肉得酒而更久耶。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
女家索詩儻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
山川坐有季程者應聲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
之方悟大笑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卽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
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日然則某
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曠明慙而去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事
因曰他日賜歸得後湖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
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謐大慙

紹陶錄

宋 王質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邈矣近得一人焉出於士大夫之間可書也同年臨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本趣可見小名宜僧小字僧兒其本趣之外又可見也君亦偉哉少業儒事決科年四十有五始有成名除戶曹掾南康儒官遷武陵宰并蘄春之黃梅居久之易祠官歸湓江人莫知何爲也初娶黃繼娶張居無何隻子贅旁舍無他嗣夫婦淡處煢煢也不求官不治

生不接親朋客至不見其子人亦莫知何爲也臨川
豐城湓江量薄有生理官廩亦微贏有資一日盡散
廬山諸寺及諸菴夫婦往來轉日食無定所亦無多
時間旬日輒他人皆從莫知何爲也飲食固隨衆衣
服亦不加紉浣不知其何以度寒暑錢幣皆無所挈
持不知其何以應緩急有所遇邪人亦莫知有所得
邪人亦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卽深避遇者
鮮焉終莫知何爲也今天年六十有九婦不知年經
行岩谷甚駛其能與君同固宜其康強常悅豫從容
與同里管鑄叔廉得之及從他得皆相符合君不可
得悲矣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庵鮑氏秀齋
方氏方卽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極有可觀。清菴卽
鮑守之妻秀齋卽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
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相



視聽抄

宋 吳華

詩所謂吟咏性情乃閒中之一適非欲以求名也余
詩自知其淺然是却自作生活未嘗寄人籬下若有
以艱深之辭文之人未必爲淺也黃魯直詩非不清
竒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如多用釋氏語卒推墮於
渺溟之中本非其長處也而乃自其剽竊萬首一律
不從事於其本而影響於其末讀之令人厭章茂深
郎中葉石林甥也自言從小學作江西詩石林每見

之必頻感曰何用學此死聲活氣語也此言直有味
石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惡夫學之
者過也

同舍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爲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
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味輒
破屋壁入飲之人皆於其來處架高木若坐火樓然
常有人值象獨畏烟火先用長竿接火把持竿以指
之卽去隨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
有日色則不出群行者猶庶幾其獨行者最喜傷人

蓋勢寡恐人害之也土人懸巨石設機穽之不能殺
惟象鞋最妙象鞋者用厚木當中鑿深窾劣容其足
中植大錐其末上向於窾之外周回峻鑿之如今之
唾盂而加峻密埋於其往來之所以草覆之倘投足
木上必滑下窾中其身旣重錐貫其足不能自拔卽
卧負其痛不能展轉謂之着鞋然猶能以牙傷人人
未敢近數日稍困則衆鎗攢殺之而分其肉留其皮
趣温切作條絝乾作達枷等用自潮陽來必經由夔
江嶺此處最多先使人行前探之或遇其大群共俟

數日不去不敢行者監司巡歷則起保甲鳴鑼鼓趕逐之頑然若不聞者必俟其散去乃敢過

卻掃編

宋 徐度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信然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它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劉待制

安世

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

却掃編



谷林編
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常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
京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徃徃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
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候意將
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
滕畧無攝懼長揖而問公曰所讀者何也公曰漢書
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趙康靖公槩旣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凡
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嘗投數豆空器中人莫
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
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善惡均則黃黑相半善念多
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已亦不復投之

功臣號起於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旣平凡從者行悉
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寢
相踵爲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叅
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乃有之刺史以上
止加階勲勲高者亦或賜中書樞密賜惟忠協謀同
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

谷精錄
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造或因
取爲羨稱宰臣初加卽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
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
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

開顏集

宋 周文玘

有薦不死藥於荆王射士有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
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藥王乃笑而
赦之

劉道真自牽船嘲女子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采
蓮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真又嘗素
盤共人食有姬青衣將二女子行道真嘲曰青羊將
二羔姬應聲曰兩猪同一槽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於夫。小則罵詈。大則箠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夫密乞巫媪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沿牆走避。婦人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媪。媪曰：娘子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妬。媪乃令七日清齋。舉家大小悉避於水中。祭鬼神。師咒羊還復本形。士人徐至。婦見聲。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夫曰：猶憶噉艸。不美腹中痛耳。婦愈哀。自此不復妬忌矣。

晏嬰曾使楚楚。王聞其智辨。欲折之。及相見。王密使縛一囚於殿前。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王曰：有何罪？對曰：坐爲盜。王乃顧謂晏子曰：齊人好爲盜乎？晏子曰：大王頗聞橘生江南。江北爲枳。水土異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在楚乃爲之。將知土俗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慚。莫有對者。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坐之。其至市。忘操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開顏集
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乃譏諫也曰漆城平蕩蕩
寇來不得上良爲善耳。顧恐陛下難爲窳屋。二世笑
而乃止。



鷄跖集

宋 王子韶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銀灣許渾詩謂銀河

宋王安石水記太湖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爲
下

南齊承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弁之遺象梁
夏侯直妓妾無衣至今隔簾作樂人謂簾謂妓衣
蕭史造鍊雪丹與弄玉塗之卽今水銀粉

裴晉公有遺以槐瘿者郎中庾威在坐見之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北齊策秀才有胃濫者飲墨汁一升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佐伯人名也

唐王處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移之云此仙家旌節花也後處回鎮三鎮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曰子骨可度世宜沉名宦

海

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他說舜之神性也

葆化錄

唐 陳京

葆化者注之而不滿酌之而不竭也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竒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筆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爲一字之師

貞明中有漁者於太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
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
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竇正中徵起
鶴氅紗巾以行

衆說狗不相食者友人道匏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
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越中有胡氏性妬忌奴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焦爛
猶未快意及其病徧身瘡痍兼當三伏中卧欲展轉
肌膚施粘床席體血臭穢不可近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聞奏俄頃必有
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盧相邁不食塩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塩醋何堪邁
笑而荅曰足下終日食塩醋復又何堪矣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
至人家謂之鵲喜遂賜死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閩鄉拜拾遺李周
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也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鎖鑰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許孟容爲給事中官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勲臣第宅音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

國子司業韋聿臯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宮二十年矣

聞見錄

宋 羅點

歐公既作唐書紀見諸傳不能盡善乃令宋景文公各自出所著姓名宋大喜以爲前史皆一人專之歐公乃能不掩衆人之名不怙其用也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越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則禍止

溺水者裸雷死者不可葬虎傷食自解衣掛樹上此皆不可曉也

按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流不覺諛草北堂

謂妻也今皆母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非也折挂事無出處范蠡西子事無出處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村家但已損不堪

紹興內宴有優人詐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郡王曰不見其星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

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張最多貲故譏之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而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兩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爲其寵姬病骨蒸受以此法十日後自覺腰間暖如火疾自愈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

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襍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悞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悞合而爲一明矣

洽聞記

唐 鄭常

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蓮樹三株皆白

隆安中丹徒民陳琕於江邊作魚簋朝出簋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隨水出不動卧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簋潮來今當去
女子姜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以其處爲廟祠號東陵聖母

吐谷吐渾有桃大如一石瓮

南嶽响嶺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之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卧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執之令人身臭皮毛改

汾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周廻八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故老言常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車輪于桑乾泉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着此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泖

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史紀王慎王貢於高宗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上重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云頻婆果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二日溪穴流出聖
柰大如盞以爲常

聞談錄

宋 蘇耆

錢氏之有國也一應西湖之捕魚者必日納數斤謂
之使宅魚其中有不及其數者必市而供之民頗怨
嘆一日武肅大設有一圖上畫磻磻直釣之士武肅
指示命羅隱賦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釣
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定須供使宅魚武
肅大笑自是盡得鱮魚

許王尹京日因暇奏太宗求緡帛十疋以爲服玩之

聞諸金
資上命左右出御衣數箱示之曰此朕之所服皆浣
濯者再矣汝不知世務惟奢華况府庫之中皆非朕
之所有乃四方土貢萬姓膏血朕亦與衆共之豈可
以一身而徃加費用乎終不之賜是知神宗儉德雖
漢文之志亦何加焉

陶尚書穀本姓唐氏避晉祖名而改焉小字鐵牛李
相濤出典河中嘗有書與陶公云每過中流潛思令

德陶初不爲意細思方悟

蓋河中有張燕公
鑄繫橋牛故也

黃寇之亂儒士多被擒戮未暇烹高者用一驢馳二

人交縛其足於鞍上面相向於腹下有相識者同罹
此患乃謂曰何不逢於此地

晉開運中馮道方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
幅大署其面曰馮道二字道親知見之白馮道徐曰
天下同名姓人有何限但慮失驢訪主又何怪哉其
大度也如此

解醒語

元 李材

泰定間中夜忽召集賢學士鄧文原倉卒不備手詔
就以帝所佩玉從容召之至曉着二朱衣送出人以
爲榮

京朝官獲美除者寮友設酒于披雲樓以為賀因名
披雲宴六部得堂署則爭相餽遺謂之烘堂南臺權
重百寮正堂限號斧口限人不得輕越

平章李孟漢中人始家居不欲事仕因事至京師右

丞楊吉薦留輔導仁宗仁宗敬重之嘗與之對奕便殿賜食雪膚餅徹骨員又冬月賜宴煖閣

國初序朝執政大臣謂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謂之煥壁班言官法司謂之劍鐔班外戚謂之椒蘭班親王謂之瓊枝班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餘朝臣謂之隨班

長春殿燕群臣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潔命爲疊金羅半面圍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自是進饌者以爲此例

宮中臨幸以黃金粧肩輿使官人衣貼繡鋪翠襦扛之

至元間馬入兒國入貢國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國求奇寶得吉貝衣十襲吉貝樹名其華成時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寶花冠十項冠以金作花七寶裝纓絡爲飾蝦囉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于彈丸國有蝦瀨隱沙巾常抱珠戲于瀨上土人俟其去取之繡絲紋百段金顏香千團香乃樹脂白者爲佳五香七寶床一隻

坐不可睡者 鴛鴦瓢十枚以之貯食經月不敗菴蘿樹數

十枝花葉似棗實似李味佳大珊瑚百株鱗睛石首
枚又有血竭福桃浮金餅等物

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楊璉真伽
又請乃如所請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于

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時會稽有六陵 徽宗高宗

孝宗光宗寧宗 發掘搜取諸寶器殆盡徽宗陵獲走

花烏玉筆箱又同涼潑繡管 外國所進 高宗陵真珠戲馬

鞍 嶺南劉鋹所結以獻于太祖者 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

陵伏虎枕 七寶合成伏虎之狀 穿雲琴 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 綠玉磬 唐楊

如物 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扇柄其餘器物不可
盡舉大抵陵中物無定式惟視平生所玩何如也

世祖獵于灤河一鳥摩于青雲之表世祖以繪下之
形大于鶴羽皆五彩成班有西夷人云此是盧隆鳥

宿于西海荻草中

成宗春暮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茗殿施金帳諸嬪衣
碧鸞朱綃半袖衫頭纏吉貝錦臂係秋雲紫條帕着

白氍毹成群相逐滾蘂翻花鬪腕飛蹄戲狎彌日帝

曰上燦黃金下設萼席使美人爲鞠弋流蹌之戲

處州陳繹曾爲國子助教口吃一日集諸生日車生

極極欲言諸生習業也中有數人不覺葫蘆絕倒問之皆官生

恩蔭也繹曾不能容解官南還

有臧侍郎者素畏其妻妻怒卽行跪禮俟其怒解乃

起御史中丞祝公有張京兆之風嘗爲妻合脂與粉

調以塗之號桃花面京中好事者爭相效焉當時語

云侍郎膝夫人屈

夫人作細君

夫人面中丞鍊

撫州吳澄名重至治泰定間貴族巨賈莫不願得一

文以爲子孫傳寶凡求文先脩贄禮後復以金帛致

謝謂之採珍在翰林數年幾于巨萬張平章曰吳學

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貨求文章者日以千數孰謂文

章不可以榮身發家哉

天曆中一人着紫花草禪束斑竹枝冠蟬翼巾遊市

上或時至寺中聽講連日或吟飲酒肆三宿而去市

上兒至呼以痴漢亦不爲意京中大姓異之相與承

接彌月忘歸人叩其姓名但云浮生子平時詩句近

于鄙俚人所難處反露警拔蓋文而隱者也凡數年

忽遁去

○燕帖木兒奢侈無度嘗屠百羊以會寮吏又于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皆水晶鏤空貯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為白蘋紅蓼等花置水上壁內置琥珀欄杆鑲以八寶奇石紅白掩映光彩玲瓏前代無有也洞房設樓床廣褥擇美姬温軟少骨者枕籍而睡謂之香肌席脂紅粉白之嬌羅列左右隨其所取以為花嬉玉樂也

尚書范谷英賜食帝前食韭芽麵旨之一筋而止帝

曰不中食乎英曰臣豈敢但天厨珍味臣已領恩矣山妻久厭糟粕將以遺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見之物也帝令盡服之服作食復賜一帖以歸

倒刺沙賄賂通行賣官鬻獄家有金窖寶海以藏所得金帛珍異時人譏之曰庸才計窟作極披靡于勢門

靡作倚金玉運窮朝宗于寶海

唐駙馬寵于太后所賜厨料甚盛乃開厨僊厨以市厨極馨香使僊人聞之亦當駐也回作駐

柳貫至正間待制翰林與虞集揭傒斯黃潛齊名號

儒林四傑

黃潛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凡朝廷大詔令皆出其手京師人呼爲璽口學士

許謙孫從宗言上方珍異庫有虎頭硯魚肌箋猿臂笛金絲篳鳴玉繫腰等以嘗提點庫故知之悉云詞客馬文友別墅在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之文人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會預是會者各輪一席又有飲山亭夏日避暑于此又有婆婆亭玩月之所並聚詩人作會如春香故事

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國初起圓殿于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茜帽開開真人嘗于帝前稱天台山多仙果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因取金盒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鶴珠棗三十枚甘竹實四枚

吳元節至元中至京師從張畱孫見世祖成宗召見贈玄德真人臨終作詩有一聯云睨眎乾坤輕世界闢開山嶽上天門舉棺如無人乃是尸解也

商人獲利者曰遂心不得利曰犯耗買酒脯襪之至

極賤行商呼爲貨脚行商亦謂坐賈曰匏漢蓋相譏也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卽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銀盞一問居處云少間送來軍人又貪進遂捨之其妻見一年少扣門云賢夫令將醜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醜示之夫乃說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駐之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看其醜有似家內樣莫不偷我

者將來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曰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

延漏錄

宋 章望之

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饌

劉蛻文塚其文艸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硃墨圈者

嘯有十五章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

古木鳶之類峩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
悚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三甘泉浸
四美醕賞五雕文臺座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翻八
金錯刀剪折九玉缸貯

益州出十樣鸞牋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
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彩
霞金粉

古琴名水清春雷玉振黃鵠秋嘯鳴玉秋籟懷古南

薰大雅松雪浮磬



三餘帖

闕名

說文謂萬物之精上爲列星當日列星之精下爲萬物

黃阮丘令朱璜命山下人曰六甲乃上帝造物之日是日殺生上帝所惡六甲者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也

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

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揚北水與之日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日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姑蘇城中街衢潔淨爲天下第一古語云蘇城街雨後着繡鞋

梁時同泰寺院前有醜石四高丈餘形如羅刹試抱嬰兒看之無不掩袖而啼每小兒夜啼則畏之曰汝啼我抱汝看醜石啼遂止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織布以給食頭面恒不梳洗足着草鞋隣里從其夫姓呼爲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橋上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陳宣華有沉香履箱金屈膝

大禹有黃龍負舟得寶玉于龍背龍卽馴然而逝故謂之龍負玉註曰卽龍輔也

無餘胡王有洛成天大旱浸于水卽雨下

蓮花一名玉環

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卽今水仙花也一名儷蘭一曰女星散爲配玄

穎考叔聞莊公置其母于城穎也嘆曰是黃要也疇謂鳥也禽禽猶能哺其母

唐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長驅至殿前然後

擊殺故名落鴈殿



北山錄

闕名

唐徐世勣討河北餽餉不給王師且羸貸糧於寺而僧曰常住不可也有惠休者聞而告其徒曰若此舉無功則國虞矣國虞而寺焉存遂發廩賑食神宗初欲罷釋教惟河北不被詔以曾貸糧故也。

張離張良各起大塔佛圖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慙慈矜爲心檀越雖奉大法貪恪未已畋獵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邪離等後

北山錄
俞被誅

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暖應節百穀茲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邪

符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佛符子者名朗字元達符堅從弟著書數篇號符子

費宗先少信佛法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徐陵浴佛以蓮葉露



玉匣記

宋 皇甫牧

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爲孤寒也帝曰何爲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王國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
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
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
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
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婿曰鬻婚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
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
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

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
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
迹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
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丞
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

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墨睛如
線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
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甚有佳句
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揜塵埃依
稀尤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雕高三尺許常鳴自呼其名
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
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

啄而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
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靡碎乃去蓋獨
兔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爲羣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
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
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
而歿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

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傷矣傳言螂蛆甘帶螂蛆卽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吏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口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

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

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
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蓋
以不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
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
朝退禹玉背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
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
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
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
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雫何者
是獐何者爲鹿雫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
是獐客大奇之

潛居錄

闕名

八月朔以盞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點身上
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黃帝
岐伯宋孝武殷淑姬恒當額點之謂之天粧顏色倍
常

楊子雲恬憒寡營不競時名以賈文自贍文不虛美
人多惡之及雄卒其怨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
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衡阿云云繕

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痛哉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

曰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倩爲布代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髮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
果有友人訃至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于廣陵之
濤

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北方綵雲縹緲有美
女騎一物翩遷而下卽以所騎物上帝曰此棨東之

劍群仙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來頃刻百里矣後
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

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旦汛掃以待果
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好主人
曰好彈方取弓理弦客遂化爲雀飛去後人因呼雀
爲佳賓

○ 謝芬蘭性至孝雅虔奉觀音大士一日有老尼至袖
中出一藥與芬蘭曰此藥專愈刀瘡芬蘭第受之不
以爲意明年姑大病醫禱弗效芬蘭顙天祝釐潛入

閤內以刀割股烹進于姑。而創大痛。忽追惟尚藥命。婢取敷之。隨敷生肉。若未嘗傷人。以老尼。卽太士也。孝之感神如此。



